



过年叙事

吕延梅(太白湖新区)

童年最盼望的事，是过年。放假、穿新衣、吃美食，在村头巷尾疯跑疯玩，那是一年里最自由快活时光。

临近过年，母亲总会去县城扯回花布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为我们赶制新衣、棉鞋。一针一线，都缝进了她对来年的期盼。

父亲则买来红纸，细细裁好，从翻旧的春联集锦里挑出中意的句子，一笔一画写春联，我和妹妹端着熬好的面糊，认真贴在门上，抚平褶皱，满院都是年的气息。邻居是个大个子聋女人，她会剪纸，大公鸡、喜鹊、麻雀……红纸裁出轮廓，上面镂着各式花纹，贴在窗玻璃上，满屋都是喜庆。

小孩最爱玩灯笼。有手艺的家长，用木头扎个方框子，糊上薄纸，里面点一支蜡烛，年三十的夜里，孩子提着灯笼去街上走一走，能惹来许多艳羡的目光。更多的孩子自己造灯笼：用高粱秆的瓢子弯出弧度，用硬的外皮插起来，也糊上纸，勉强能点着，只是太轻，容易烧坏。谁要是玻璃罩的灯笼，那便是“坚固无比”的骄傲了。后来村里通了电，电灯彻夜长明，

鞭炮声声，烟花在夜空绽放，如梦似幻，定格在记忆里。

年三十，家里的男人到林地去烧纸，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，摆上供品、点燃清香，庄重又温暖。炸年货的香气最是诱人，藕夹、带鱼段、地瓜片、地瓜丸在热油里滋滋作响，刚出锅的滚烫香甜，是童年最馋的滋味。中午，一锅白菜粉条炖肉，吃得满嘴流油；下午全家齐动手包饺子，猪肉白菜、羊肉胡萝卜两种馅料，寓意生活丰富。我的任务是剁馅，当、当、当……邻居家也在剁，此起彼伏。

母亲擀皮又快又匀，饺子摆得满满当当，留些面和馅，便是“剩财”“有余”的好兆头。煮饺子时泼两次凉水，待鼓鼓的饺子漂起，便熟了。蘸着醋蒜，看着春晚，热气腾腾里，满是幸福。“别忙着吃，快去放鞭炮！”饺子出锅时要放炮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，年的热闹就此拉满。

结婚后，我总赶回老家过年，父母早早备好糖果、鞭炮，守夜、包饺子、放鞭炮，暖意融融。后来陪母亲在医院里吃年夜饭的水饺，再往后，有时独自在城里冷清过年，有时回乡上坟。

今年除夕，我和父亲两人守岁，十点便安睡。年岁渐长，才懂孙犁所言“年岁越大，欢乐越少”。值得欣慰的是，高中的两个同学，每次回去都要聚一聚，几十年的友谊，像亲人。听着父亲微微的鼾声，我忽然明白：年，不只是简单的热闹和喧嚣，还是尘埃落定后，勇敢地接纳衰老与现实的残缺，然后带着心底的暖意，走向下一个春天。

年味不分南北

夏雪莲(任城)

义乌古称“乌伤”，因鲁国孝子颜乌葬父于此、乌鸦衔土相助而得名。这片土地，和我的家乡济宁一样，文脉悠长。两地过年的习俗虽不尽相同，年味却一样滚烫——那是亲朋好友之间的惦念与温情。

以往在家过年，我总吐槽济宁顿顿不离饺子：除夕吃、初一吃、初五吃，一直延续到元宵节。后来，因我不太喜欢，我家便只保留了除夕和初一早上的两顿饺子。

说起过年的饺子，在济宁还有很多讲究。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吃的是肉馅饺子，而初一五更的饺子则必须是全素馅的，寓意素素净净、无事无灾。初一的饺子里，父母长辈还会偷偷包上几个“花样”：包进两个花生，谁吃到了，全家都会笑着祝福“长生不老，锦上添花”；包进一枚小硬币，吃到的便意味着新的一年有钱花；还有包白糖的，寓意甜甜蜜蜜。这些小小的惊喜，总会给一家人留下吉祥美好的回忆。煮饺子时，必须由家里最权威的家长来煮，其他人不得乱讲话。盛饺子也不能用漏勺，要用勺子慢慢撇去汤水，一碗一碗地盛。年夜饭的饺子谁都不许吃光，要剩下几个，寓意年年有余。

济宁年味最隆重的，当属拜年。除夕一早，长子长孙便先去

祭祖。新春的钟声一响，拜年便正式开场。城市里，电话拜年、微信拜年，热线不断；乡村更是热闹，亲友邻里登门拜年，向长辈磕头行礼。有人觉得是旧俗，可在我们山东人心中，上跪天地、下跪父母长辈，是传承千年的孝道与家风。

2021年，我留在义乌过年。我的好兄弟陈总邀请我一起吃年夜饭。

义乌的除夕首要大事是“谢年”：门外设供桌，摆上祭品，点烛焚香，感谢一年风调雨顺，祈求来年兴旺安康。仪式过后，阖家围坐吃年夜饭。

为让我体验义乌过年的习俗，陈总精心准备了很多当地特色美食：红酒、红糍，寓意红红火火；福字馒头，寓意大富大贵；鸡蛋形似元宝，寓意纳财进宝，更有澳洲龙虾、帝王蟹、虎斑鲍鱼、虫草鸭等佳肴，丰盛至极。席间，陈总夫妇还教儿女向我们敬酒拜年，叮嘱知恩感恩，孝心传家。年夜饭后，全家灯火通明，彻夜不息，这是义乌的“满堂红”，盼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。

义乌和济宁，过年的习俗虽不相同，但生活的仪式感是相同的，亲朋好友之间的温暖情谊也是相同的。两地年俗，一样的年味。

花糕的记忆

孙彦玲(任城)

写春联、剪窗花、赶大集，村里村外热热闹闹。而在这浓浓的年俗里，最牵动我心弦的，是儿时最期盼的蒸花糕。

蒸花糕，是鲁西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年俗。“糕”与“高”同音，一层更比一层高，不仅好看，更寓意日子红火、生活步步高。花糕的大小高低，从来不仅是一道吃食，更是一家人对新年最郑重的期盼。

回望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清贫却温暖的岁月里，蒸花糕更是新年里的头等大事。庄稼人靠天吃饭，心怀敬畏与感恩。除夕夜，用花糕、鸡、鱼、肉敬天地、祈丰年，盼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便是一家人最大的心愿。

那时的我们嘴馋，总想去碰案板上的花糕，却被大人轻声拦住：“敬完神灵再吃。”于是，我们便乖乖守在一旁等着，心里藏着小小的念想，也慢慢懂得了过年的规矩。大人们常叮嘱，新年忌说“没

了、完了”，要讲“多着呢、还有呢”，图个吉利顺遂。

我始终忘不了姨母蒸花糕的模样。一进腊月，她便取出麦收时精心留存的饱满麦子，淘净、晒干，送去磨成最白的面粉——那是当年难得一见的麦芯粉，也是她能给我的、最珍贵的年味。蒸花糕要选带“六”的好日子，取六六大顺之意。

心灵手巧的姨母，总能把寻常面团变出万般精彩。别人家蒸八层，她偏要蒸十层，执意讨一个“十全十美”的口彩，每层各有寓意。她捏出的小鸡、小鸭、小刺猬，活灵活现；颗颗红枣点缀其间，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，照亮了整个灶台。我蹲在一旁，笨拙地学着她的样子，听她细细叮嘱，看她把对生活的热爱，一点点揉进面里。

等到花糕出锅，白白胖胖，层层叠叠。热气腾腾中，年味儿扑面而来。那是麦子的清香，是灶火的温暖，是亲人的温情，更是再也回不去的童年。

时光匆匆，岁月流转，如今我已两鬓染霜。再想起姨母，想起儿时的花糕，才深深懂得：我们念念不忘的，从来不只是一块香甜的花糕，更是藏在其中的年俗、乡愁，是亲人的疼爱，更是故乡最暖的人间烟火。

海外的年味

陈玉玲(兖州)

地处南太平洋彼岸的布里斯班，暖风裹挟着浓浓年味。2026年2月22日，我首次在异国他乡过年，受昆士兰山东商会会长盛情相邀，赴布里斯班南区枫林大酒店，与三百余位齐鲁乡贤、各界嘉宾共庆丙午马年新春。

红毯铺地，如黄河血脉蜿蜒而来；门楣上“山东同乡一家亲”的金字楹联，字字饱含故土深情。身着传统服饰的舞狮表演者、执扇舞者依次登场，衣袖间的团龙海浪纹样，在华灯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。身处这红绸环绕、暖意融融的场地，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怅惘，都被醇厚乡情轻轻抚平。

开场锣鼓一响，瞬间点燃全场气氛。金狮腾跃翻转、红绸翻飞，刚劲的龙狮表演与柔美的扇舞相得益彰。昆州艺术团的表演，为这场春宴注入了真挚灵魂。大合唱《桥之梁》旋律响起，会场瞬间安静。女高音清亮如泉，合唱似松涛，唱出跨洋思念与同乡依靠，不少人热泪盈眶。民乐合奏《赛马》激昂澎湃，二胡、竹笛与锣鼓交织，勾勒出齐鲁儿女策马扬鞭的飒爽英姿，将晚会推向高潮。

戏曲小品融合黄梅调、京腔与吕剧乡音，尽显山东人的爽朗热情；川剧变脸瞬息万变，引得孩童阵阵惊叹；压轴的智能机器人新潮起舞，让传统年味与现代科技碰撞交融。

台下乡邻围坐，举杯相庆，笑语盈盈。满桌家乡菜肴热气腾腾，瞬间吹散万里乡愁。一句地道的“过年好”格外暖心，几个承载祝福的红包，将温情藏进方寸之间。乐声伴欢笑，传统融现代，这场春宴，便是游子在异国寻得的心灵港湾。

晚会在《相亲相爱》的歌声中落下帷幕。“动身千里外，心自成一脉”的旋律久久萦绕。这场春宴，是桥，连接昆士兰海风与齐鲁炊烟；是梁，撑起游子对故土的眷恋，守护着下一代的文化根脉。

宴席将散，一盏马灯造型的灯笼被点亮，暖光漫过满桌余温。布里斯班的晚风中，飘着熟悉的乡音与饭菜香气，碰杯声里，有人轻哼故乡童谣。万里相隔，未阻归心；一宴情深，尽慰飘零。抬眼望向天边明月，忽觉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丙午马年的春意，伴着这声声乡音，在异乡的土壤里生根发芽。

